

《汉书·外戚传》里说,李延年的妹妹相貌很漂亮,20多岁就去世了,可叹红颜薄命。她是汉武帝的妻子,汉武帝很难过,也很怀念,“眷眷顾念,不能自己”,请画匠为她画像,请皮影艺人为她在戏里“复活”,自己还为她写悼文。

李夫人的病,御医检查不出啥毛病,可见很严重。病重时,武帝前往看望,夫妇俩有一段对话,十分生动,不妨用白话翻译过来:

“夫人病成这样,已快要起不来了,把脸转过来,让我看看你,谈谈你有什么嘱咐?”

“夫人不修边幅,不见君父。妾不敢以这衰败不敬的样子,与帝王见面。”

“夫人只要见我一面,我加赐千金,你的兄弟,我也可安排他们做官。”

“做不做官,由帝王定,见我不见并不重要。”

武帝执意要见,李夫人执意不肯,背转身去,暗自抽泣而不再说话。武帝失望地起身走了。

李夫人后来对闺蜜的话里,说了她的一种“美学原则”：“我之所以不见帝王,正是想可靠地把兄弟托付给他。当初我是以容貌讨好,才得以从一个微贱之人,一下子成为帝王的宠幸。而以色侍奉人,一旦失去这个优势,那所谓的爱也就降温了,爱一降温,还谈得上什么情感呢?他所以爱恋不忘于我,关心我,就是因为我的好容貌。今天我如果让他见到我形销骨立,美色非复以往的样子,必然感到害怕和讨厌而唾弃我,更不可能追念我而怜悯照顾我的兄弟了!”

这番话里,李夫人认为美色是她的唯一的也是重要的资源,要看好即收,即使病体恹恹,虚不可支,也决不肯让武帝看出这种“敷衍”。一旦色衰,这个“资源”就会大打折扣。

汉代有没有美容院,我不清楚,即使有,恐怕已经无济于事。人到了这个关口,按她的诠释,恐怕谁也没有回天之术,也就只好藏着掖着,把“资源”糟蹋到底。

美色是爹妈给的,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就连孔子的弟子也赞叹不已。但光有与生俱来的血统与基因,双脚踏进人生,这个资源还是很有限的。李夫人的无奈,也就在过于自恃,很怕美色输于一

场大病,所以藏着掖着,不给武帝看见,实在令人同情和扼腕。

想到中国的戏剧,就有很多实用美学的成分。林妹妹出场,浓施粉黛,花枝招展,顾盼生姿;关公亮相,则红光焕发,美髯峨冠,与扮演者本身美丑与否并无关系。倘卸了妆后,“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,以关老爷、林妹妹自命,怪声怪气,唱来唱去,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。”(鲁迅《二心集·宣传与做戏》)在戏台上的“资源”,不可移作他用。

朱光潜先生在研究美学与道德的关系时,也曾提到戏剧艺术。现在看来,他的美学理论是不错的。他说演员把曹操演得奸诈,有人痛恨,恨不得跑上台去杀了他,这其实是“道德同情”,如果是曹操的奸诈鼓掌喝彩,赞赏演员演得很成功,那就是“美感同情”。区分美学与道德伦理学的界限,在这里就说得很分明。“戏台小人生,人生大戏台”,在现实生活中,特别是人际社会中,美学就常常与道德伦理和实用价值纠缠在一起。齐白石作鸚鵡图,羽毛五颜六色,憨态可掬,可以怡人。但他在鸚鵡图上题写了一行字:“汝好搬弄是非,有话不对汝说”。作图是美感审视,而一行精彩题字,则是道德审视。

一张漂亮脸蛋不是人格证书,人格的优劣,是看每一天的记录,什么时候呼吸停止,什么时候才有结论。“人格鉴定”,是要历史签发的。同样的道理,像历史上李林甫、李义府这类伪善的“假面人”,也是非细察不可的。知人论世,“必须不能被这些擦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诬骗,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”(鲁迅语),用道德审视的镜子一照,便可以看个明白。

屈夫子有言: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”,不断提高自己技能和知识,具有与这个社会共处并作出贡献的优秀品质,才是真正的资本。

美色作为一种资源,开发利用,虽可以赚取利润,但只是一种短期行为,美色不可能永恒,市场可不会像武帝那样,“尤物惑人忘不得”而“继踵顾念”。李夫人算不得节妇,也非烈女,她的幼稚在于执著于爹妈给的一点“老本”,但我想,假如换一个环境,换一个时代,她非得另想法子不可。

### 播下善良的种子

费平

那天下午乘出租车去办事,原本中速行驶的车突然慢了下来。“前面没有其他车辆,也不是十字路口,怎么开慢呢?看我疑惑的神情,司机说:‘前方有水坑,要减速,否则开水坑水会溅到慢车道上骑车人,甚至还会溅到人行道行人。’果然,当车经过水坑时,慢车道上有好几辆自行车和电动车经过,由于车子开得慢,没有溅起水花,骑车人悠然驶过水坑,虽然他们穿着雨披,但眼里全都向的士司机流露出赞许目光。我也跳起大拇指,夸奖司机有着时刻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德。”

然而,社会上不是所有司机都这样用良知来行事。我们经常遇到雨天被路过车辆溅起雨水而无可奈何的窘样。尤其那些小马路,人行道、慢车道、快车道融为一体,碰到雨天有积水处,那些小车开过不减速,雨水都溅在行人或骑车人身上。上次一位穿裙子的女士一手撑着伞,一手拎着两袋蔬菜在路边走着,一辆疾驶车飞也似的开过洼处,溅起的污水直扑那女士一身,她欲喊住开车人,但那车已疾驰而去,她只得自认倒霉。

不过,由水溅身而引起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。前几天在车站等车,雨尽管停了,但车站旁的积水还较深,一辆大巴开过不减速,我看见后立刻叫了声“快躲开!”等车的人大部分都很快闪开,一位男士没反应过来,泥水溅得他全身湿透!那中巴原想扬长而去,谁知前面路口红灯,那男士奔过去拦住去路与司机理论,结果惊动警察来处理……

希望所有司机都要像开头那位开车的司机一样,播下善良的种子,从而孕育出绚丽的文明之花。



今年国庆黄金周刚过,一上班,手机就开了锅,一个手机号还没接就响,继而又响,如此往复,总算接通了:“楼老师吗?不好意思啊,我是一位妈妈……”原来,其儿36岁了,不肯找对象,年年催,就是不理不睬。请亲朋助攻,结果,回票打得无人肯出面了。

按老妈妈恳求,我依她提供的手机号打过去。“哪位?”“我是你妈妈的朋友,我想跟你聊聊。”他听我说了身份,立马发飙:“催到婚介所啦?”随即关机。唉,打了一个哑炮!

这类情况看多了,见怪不怪,只是心痛上了年纪的家长。2018年元旦后,秦老伯辗转来到梅园婚恋,请我扮演他老同事的女儿,跟他的女儿先认识。其女33岁,很优秀,碰到过几个所谓“渣男”,从此不管父母再怎么催促,就是不肯相亲。哎,跟我还谈得来,加了微信,直到她注册做会员,半年里沟通交流不断。后来她有了孩子,还跟我保持联系。

说起来,凡年龄线越

### 催婚啼笑录

楼琼莉

过25岁,多有被催婚的经历,节日放假、婚礼宴请等,都是催婚的由头,且程度随着年龄增长加剧。想想也是,00后家长都上阵催婚了,以避免“择偶误机”,何况大男大女?当然,爹娘借机、借题发挥,是否有成效,就看子女的情商和见识了。32岁的小林,是搞大数据的,背个吉他,独自前来报名注册。2020年“五一”那天,王叔叔跟他语音通话,告诉他,依爷们儿来参加同学聚会。结果,大家讲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、孙辈小囡,只有伊拉两家头插上不话……从此闭门谢客。“当晚,我弹唱了一首印尼民歌《宝贝》,声明我节后就到梅园婚介去,老爸激动得身体颤抖,老妈哭了!”

今年中秋,小林跟一个做新媒体的姑娘结婚,多次将照片发我,看上去蛮恩爱,蛮幸福的。

迁怒者于婚介的,也碰到过。2019年年初一天,小迟姑娘进门就点我名,气呼呼的。我事先得到其母“情报”,忙端上茶:

### 珍惜「老本」

刘克定



“夫人不修边幅,不见君父。妾不敢以这衰败不敬的样子,与帝王见面。”

“夫人只要见我一面,我加赐千金,你的兄弟,我也可安排他们做官。”

“做不做官,由帝王定,见我不见并不重要。”

武帝执意要见,李夫人执意不肯,背转身去,暗自抽泣而不再说话。武帝失望地起身走了。

李夫人后来对闺蜜的话里,说了她的一种“美学原则”：“我之所以不见帝王,正是想可靠地把兄弟托付给他。当初我是以容貌讨好,才得以从一个微贱之人,一下子成为帝王的宠幸。而以色侍奉人,一旦失去这个优势,那所谓的爱也就降温了,爱一降温,还谈得上什么情感呢?他所以爱恋不忘于我,关心我,就是因为我的好容貌。今天我如果让他见到我形销骨立,美色非复以往的样子,必然感到害怕和讨厌而唾弃我,更不可能追念我而怜悯照顾我的兄弟了!”

这番话里,李夫人认为美色是她的唯一的也是重要的资源,要看好即收,即使病体恹恹,虚不可支,也决不肯让武帝看出这种“敷衍”。一旦色衰,这个“资源”就会大打折扣。

汉代有没有美容院,我不清楚,即使有,恐怕已经无济于事。人到了这个关口,按她的诠释,恐怕谁也没有回天之术,也就只好藏着掖着,把“资源”糟蹋到底。

美色是爹妈给的,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就连孔子的弟子也赞叹不已。但光有与生俱来的血统与基因,双脚踏进人生,这个资源还是很有限的。李夫人的无奈,也就在过于自恃,很怕美色输于一

春上,与友人去过城北的桃源,那是去看春色。白露过后的一个周末,再去看看,没有游人如织,一片的沉静。秋色里,是一片深绿,只见近前的景致,往深处,看不到什么,只想象着深处肯定非同一般。

好多年的一个九月,去九寨沟看过秋色,那是最美最美的立体秋色。多维的视野里,是不同的景色,至今,久久不忘。

由此明白了些:你居住的地方,自有你的秋色。那些美妙的秋色,终究不是你的,梦里回味一下便可以了。

家乡现在的秋色,都是深绿的,过不了多久,便是金黄的色彩了。秋色的这种渐变,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,一年复着一年。

秋色里,可以到惠南的海沈村去看看的,那里的田野有些变化,比如稻桔的艺术,比如骑行的风景,比如夜晚郊野的灯红酒绿,等等,都是秋色无限。

秋色里,是可以去沐浴的。身披秋色,有沉甸甸的感觉,不是沉重,是一种洒脱的轻负。

秋色的美不美,各人独自感受。就像活得好不好,只有自己知道。

今天没有秋阳的高照,无关于秋色的点染与否。每一天,就这样过到了第二天。

明天,也许秋色正浓。

### 秋色

陈连官

青年男子阿四尾随一个手握贵重手机的姑娘进入人民公园。姑娘手拿一朵玉兰花,在草坪半躺着,阿四坐在附近的长椅上佯装看书,伺机下手。当姑娘把手机放在草坪,用手在草地上撑起身子的瞬间,阿四疾步上前,窃得手机。在慌慌张张离开现场的回望中,阿四发现姑娘竟然倒地昏死过去。阿四四顾无人,犹豫了一下,过去,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。

姑娘因心律骤变心跳骤停导致大脑缺血丧失意识。幸亏她被及时救治,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后回归人间。青年男子获得荣誉的同时,良心发现,便找个借口把到手的移动电话还给姑娘。

阿四从此迷恋上了这位美丽的姑娘,情不自禁地在她每天上班经过的公园门口等候。姑娘常与救命恩人不期而遇,情窦渐开。双方的感情不断升温。阿四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她不配,无颜见面,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,借故远行。于是,两人约定:互不留下联系方式,两年后在此重逢。

阿四经过努力,创立一家制作广告的工作室。

一次,阿四陪同员工在殡仪馆寄存骨灰,无意中发现了姑娘的骨灰盒,立马陷入崩溃,竟拿走了盒子。走到殡仪馆出口,他忽然想起不能再做这类顺手牵羊的事了,于是平复一下心情,把它放回原处。

在与姑娘相遇的公园小径上,阿四触情伤怀,爱与哀织在一起。

某日,他来到文化街上的艺术书房,在签名售书的队伍中,身后被人用手指点一下,阿四马上有意识地往前走几步跟上队伍;一会儿,背后又被点一下,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,惊呼:“你……”幸福来得太突然,阿四还没有开口说话,泪水就下来了。原来,阿四在殡仪馆错认的那盒骨灰乃是姑娘的孪生姐姐的。如今,恋人久别重逢,阿四把所有的思念都倾吐了出来。

几天后,姑娘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。阿四正绝望时,公园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无人机,机上挂着一幅画,画的是草坪上的一朵玉兰花。阿四心领神会,便向曾经救起姑娘的那片草坪狂奔而去……

### 改邪归正

薛松



观海南汇嘴 (摄影) 沈丹锋

四十年前,我和厂销售科长老郭一起出差昆明,善解人意的老郭知道我的心思,业务都由他办,让我抓紧时间游览。位于鸣凤山的铜质道观——“金殿”,和圆通寺的五百罗汉我都看过了。还有两处景点:大观楼和西山龙门是必须去的。那天,我陪老郭匆匆吃完午饭,便乘上公交车直奔滇池边的大观楼而去。

大观楼、滇池的景色和那副举世闻名的长联都浏览一番之后,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。大观楼和西山隔湖相望,从大观楼上看西山,似乎不是高不可攀。大观楼有渡船直达西山脚下,我想都没想,就踏上了最后一班渡船。

一个下午可以游览两个昆明的著名景点,真是天赐良机啊!但当船到达西山脚下,我抬头一看,就有点后悔了,那山势绝不是我在大观楼远眺的感觉,而是抬头看不到山顶的,虽然有台阶,但因为山势陡峭,登着很费力,尽管那时才三十多岁,还算身强体壮,但毕竟平时很少登山,所以,没登多久,就感觉两腿发软,登到半山腰已经精疲力竭,没有力气再继续登山了……

傍晚的秋风颇具凉意,我已经分不出是身凉,还是心凉了!这时的半山腰,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,退回去,没有船了,继续登山,没有气力了。我干脆躺在了山腰的石凳上,不断地自问:“怎么办?怎么办?”也许是年轻气盛吧,或许躺了一会,体力有所恢复,我自己对自己说:“不行!我必须继续登山,就是爬,也要爬上去!我今天不能回旅馆,老郭可能会报警,如果我是被营救回去的,很可能成为我一辈子的美谈!”

想到这些,我的身体似乎又充满了力量,咬着牙,憋足了气,奋勇地手足并用往山顶攀登,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,我终于登上了山顶,来到了著名景点——龙门:这是一块突出在西山顶端,砌着栏杆,只能容得下一两个人的狭窄的山石。扶着栏杆,迎着凉爽的秋风,看着金色霞光的山下景色,真的有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和战胜自己的喜悦……

### 重阳登高

周伟民

### 七夕会

突然,我身边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用带点川味的口音朗诵道:“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我方才想起,那天正是重阳节!老先生说我是从后山上来的,跳起了大拇指说,我厉害,后山台阶有3300多级,而且坡度都在60度左右,平时很少有人从后山上山的!还告诉我,从西山正面是有公交车直达山顶的!

那次令我难忘的重阳登高,成为了我一生的精神财富,在以后的人生中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,只要想想那个重阳节,我就会很快振作精神,调整心态,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!做事也不再毛毛糙糙,懂得了三思而后行!

